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衛靈公篇〉第二十六章。

【子曰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】

「我們的學問，如點燃的香頭。從前人注解互相爭議，都比我們讀的書多，但是他們比起古人，只像星星之火。所以比起以前的人，我們就是沒念過書。從前考到殿試，皇帝當主考，得功名後，名為狀元，並不是他的才學就蓋天下了，只是會國家限定的範圍而已，與博學鴻詞的無範圍不同。中狀元後，再回家念書，因為人多會來領教，往往栽了跟斗，所以必得再加用功，回來再預備，應付士林。有人有大學問，但是運氣不好，也得回頭讀書。我們一部《十三經》沒有念過，《通鑑輯覽》沒有看完，一部《論語》沒背全，如此如何談政治？諸位！學著認識自己。吾就自稱不通，吾日日有老師，三人行必有我師，書到吾手中，甚至報紙，都是吾師，換你們就受害。例如吾看玉翎燕的書，還沒刊出之前，吾先忖思，他的思想就足為吾師，你們知道個中的味道嗎？」「《書經》云：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若者亡。」能自得師的人就是王，國王的王；謂人莫己若者亡，這個亡是滅亡的亡。「你們的學問還太早，在社會上只有做一個受人指揮的而已。那也必須看為誰指揮，若不是大公無私的人，就倒霉了。你們的前途，如日曆撕去一般，過一天少一天，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那就算到底了。」

『子曰：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』，「史，不是指歷史。《爾雅》說：史，字也。蒼頡造字，開頭就叫史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史就是字也。孔子說古時候的字，我還有沒見到的。如今的台灣話，會

說不會寫，台語中有古字，是濟南的土話。孔子說，我對某字的本來面目有沒見到的，那是闕文。」

「注者說」，有注解的人說，「闕者從闕，勿胡造謠言。理說的是，但是注疏卻強加解釋，真是胡造謠言。」

『有馬者借人乘之』，「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，這兩句似與上文不連貫。有注解說：此段有闕文，可從缺。」

「邢昺等注解說，這一句是比喻，缺文找不到。好比人有馬，若不懂五馭的方法，那就找會調理馬的人去騎，拜託他調御，自己調理就出亂子，這辦法很謙恭。千里馬不在力而在德，要接受五馭的方法，例如馬在大街如何舞翔，遇水如何繞水曲等。」

『今亡矣夫。』

「今亡矣夫，指人，現在就很少這種人了」，就沒有了，就是很少了。

「包咸注解：借，指另換一人。大意與邢昺同。」

「勉強可依邢昺、包咸的說法。拜託別人察考，不可妄作聰明填上，如今這種人已經沒有了。」

「也有人解釋說，孔子對於未見過的字，從闕。下文是舉例，古書上有有馬者借人乘之句，如今沒有，但是哪一本書上沒有這一句呢？空空洞洞，吾不採取這種說法。辦事要請內行人，不可自己不懂，妄出主意，如此才不出亂子。」

好，今天這章書我們就學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